

浅析当代德国右翼民粹主义

杨 军 盛舒洋

内容提要 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右翼政党相对务实的政治风格或政治策略。德国右翼民粹主义可以分为政党风格、政治风格两种类型,在反精英、反政治、反建制,主张身份政治,反对多元文化等方面提出了很多主张。近年来,德国右翼民粹主义再度兴起的直接原因是欧元危机与难民危机,间接原因是德国主流政党所奉行的“去意识形态化”的中间路线,以及国内政治权力在欧盟一体化过程中日渐稀释。右翼民粹主义对德国民主制度及多元文化价值观念造成一定威胁,但不同于法西斯主义。

关键词 德国 右翼民粹主义 难民危机 法西斯主义

近年来,右翼风潮蔓延席卷整个欧洲,就连战后一直被视为反击右翼民粹的大本营的德国也未能幸免。尤其是2013年刚刚成立的德国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AfD)的迅猛发展最为引人瞩目。虽然它目前尚未在德国联邦层面胜出,但其支持民望已达14.5%,仅次于目前德国执政联盟的前两大党而位

* 杨军:中央编译局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副教授。(邮编:100088);盛舒洋:德国行政学院政治学博士。

**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文中的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居第三,且在 2016 年陆续开始的德国地方选举中连创“佳绩”而快速扩张,这是德国战后所从未有过的。考虑到 2017 年是德国联邦大选年,若德国一旦“沦陷”,其必然会对德国乃至整个欧盟政治产生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

本文将就德国右翼民粹政党所体现出的右翼民粹主义的内涵、发展现状、产生根源及未来走向进行分析。

一、德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

如果要对德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历史变迁进行划分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显然是重要分水岭。此前的德国不仅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而且是左右翼民粹的滥觞之地,尤其是右翼纳粹所犯下的种族灭绝及反人类罪行更是令人发指。为此,战后历届德国政府不仅对纳粹行径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忏悔与反省,且对极右翼组织及右翼言行进行彻底清算,以防止其卷土重来。然而,由于战后德国政治、经济、社会、国际环境等多方面原因,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不但始终存在,而且随着形势变化时而呈现上升之势,甚至一度十分猖獗。^①

战后德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大致经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战后肃清纳粹主义影响的行动。其可溯源到《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所宣布的“非纳粹化”运动,该运动历经三个阶段,先后对 800 万纳粹党员进行清洗。^②此外,还有许多右翼民粹组织被取缔,如 1952 年 10 月的“社会主义帝国党”(Die 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 SRP)被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宣布违宪而遭查禁。

第二阶段,20 世纪 60、70 年代“德国国家民主党”的兴起。德国国家民主党(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NPD)在 1969 年以政党身份赢得了联邦大选 4.3% 的选票,差一点越过德国《选举法》所要求的进入联邦议会 5% 的门槛,但随后陷于党内混乱,从此一蹶不振,发展愈发式微。^③

^① 刘立群:《德国极右翼势力问题探究》,《欧洲研究》2003 年第 2 期。

^② 丁建弘、陆世澄、刘祺宝主编:《战后德国的分裂与统一》,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9—31 页。

^③ 德国国家民主党违宪认定程序,德国宪法法院判例集 107/339 (NPD-Verbotsverfahren, BVerfGE107,339)。

第三阶段,20世纪80、90代以“共和党”和“德意志人民联盟”的兴起为代表。前者于1989—1992年多次在州议会赢得大量选票,尤其在1992年巴符州的大选中得票高达10.9%。后者于1998年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大选中得票12.9%。

第四阶段,“希尔党”的兴起。2000年,“法治国家攻势党”(Partei Rechtsstaatlicher Offensive)成立,因其创立人希尔(Ronald Barnabas Schill)而得名。该党在2001年汉堡地方选举中凭借蛊惑人心的宣传,出人意料地赢得了19.4%而登上了德国政治舞台。该党主张加强对外国人的管理和限制,保证国家内部安全。^①

德国右翼民粹主义的现状不仅令人担忧,且发展趋势尤为不乐观。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就是右翼民粹党在不断发展壮大,而现在的德国主流政党则持续萎缩。^②目前,德国右翼民粹主义之发展毫无疑问当推2013年成立以来发展迅猛的德国选择党。该党最初是于2012年9月由德国《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AZ)前编辑康拉德·亚当(Konrad Adam)、德国黑森州前州秘书亚历山大·高兰(Alexander Gauland)和经济学家贝恩德·卢克(Bernd Lucke)等人联合发起成立“2013支持联邦选举另类选择协会”(Verein zur Unterstützung der Wahlalternative 2013),发起的直接原因是反对“欧元救助政策”。^③2013年2月6日,该协会在柏林正式变更登记为德国选择党。^④并在同年4月14日召开第一次创党大会上宣布其竞选纲领,纲领的首要内容是“解散欧元区”,并声称欧元已然失败,认为其不仅拖累各成员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并且还将重负转嫁到下一代,从而严重威胁欧洲的健康发展;

^① 弗兰克·德克尔:《德国右翼民粹的观点,以德国希尔党为例》(Frank Decker, „Perspektiven des Rechtspopulismus in Deutschland am Beispiel der Schill-Partei,“ *bpb*, 2002-06-09), 参见 <http://www.bpb.de/apuz/26907/perspektiven-des-rechtspopulismus-in-deutschland-am-beispiel-der-schill-partei? p=0>, 2017-03-14。

^② Cas Mudde, “Europe’s Populist Surge: A Long Time in the Making,” *Foreign Affairs*, Vol.95, 2016, pp. 11—12。

^③ 迈克·施密特-格拉比奥:《德国选择党》(Maike Schmidt-Grabia,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AfD),“ *bpb*, 2015-04-15), 参见 <http://www.bpb.de/politik/wahlen/wer-steht-zur-wahl/203480/afd>, 2017-03-23。

^④ 同上。

主张欧盟权力应向各成员国“回转”并要求更多的“直接民主”。^① 2013年9月22日,在德国联邦议会大选中,该党首次参选就获得了4.7%的选票,距离《德国选举法》的5%门槛限制只差0.3%,这是德国自1953年举行联邦议会大选以来得票最高的右翼政党,也是在联邦层面得票最高的新设政党。^② 在2014年以后参加的十次州竞选中,德国选择党都顺利突破5%的选票而进入州议会。特别是在2016年,该党初次参加9月18日的柏林市州议会大选就得到14.2%的选票,一跃成为排名第五的政党,获得州议会160议席中的40个席位,并使得柏林地方党派中排名前两位的社民党(SPD)与基民盟(CDU),得票分别较往年下降了6.7%与5.7%。^③

更令人震惊的选情是在2016年9月4日揭晓的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简称梅前州)的议会选举中,原先做为第二大党的基民盟竟被首次参选的新兴政党德国选择党以20.8%的成绩所取代。^④

与2011年上届选举的选票得失比较,主要政党基民盟、社民党、左翼党(Die Linke)、绿党(GRÜNE)的选票均一致下滑,只有德国选择党获得20.8%的增长,如此强烈的反差可能在德国战后政治选情中也从未有过。由于梅前州是默克尔总理的故乡,所以,这次选举对默克尔及基民盟而言可谓沉重的打击。此外,这已是基民盟接连两次遭遇挫败了,2011年,在梅前州地方选举中基民盟得票率刚过23%,当时主要因选民不满默克尔应对欧元区经济危机的政策所致。而这次则是“错上加错”,欧元区经济危机不仅未能解决,又新增难民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选择党及时调整其竞选党纲确属“明智之举”。

即使在联邦层面德国选择党的支持民望也扶摇直上。根据德国民意调查

① 阿拉尔·冯·基特里茨:《在愤怒中联合》,〔德〕《法兰克福汇报》2013年4月14日(Alard von Kit-tlitz, „In Wut vereint,“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013-04-14), 参见 <http://www.faz.net/aktuell/politik/inland/gruendungsparteitag-der-afd-in-wut-vereint-12149130.html>, 2017-03-10。君特·拉赫曼:《反欧元政党抨击总理政策》,〔德〕《世界报》2013年3月3日(Günther Lachmann, „Anti-Euro-Partei geißelt die Politik der Kanzlerin,“ *Die Welt*, 2013-03-03), 参见 <https://www.welt.de/politik/deutschland/article114091447/Anti-Euro-Partei-geißelt-die-Politik-der-Kanzlerin.html>, 2017-03-18。

② 克里斯汀·内斯特勒、杨·罗格夫:《一种德国恐惧:(执政)联盟中政党彻底转向右翼。德国选择党和当前结构变迁的政党竞争》,〔德〕《政策》2014年第4期,第389—413页(Christian Nestler, Jan Rohgalf, „Eine deutsche Angst-Erfolgreiche Parteien rechts von der Union. Zur AfD und den gegenwärtigen Gelegenheitsstrukturen des Parteienwettbewerbs,“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Vol.4, 2014, S. 389—413)。

③ 参见 <http://www.berliner-zeitung.de/politik/ticker-zur-wahl-in-berlin-24754086>, 2017-03-23。

④ 参见 http://service.mvnet.de/wahlen/2016_land/dateien/atlanten/ergebnisse.2016/landtagswahl.html, 2017-03-23。

机构 INSA 于 2017 年 1 月 23 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以 14.5% 而位居第三,紧随德国两大政党基民党/基社党联盟的 32.5% 和社民党的 21% 之后。可以说,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德国选择党不容小觑。^①

二、德国右翼民粹主义的理论主张

事实上,尽管民粹主义这一概念使用广泛,但是,民粹主义的定义却莫衷一是。在伦敦经济学院所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认为,民粹主义这个术语的涵义太过模糊以至于无法形成某种单一定义,而且这种状况延续至今。^② 即使作为右翼民粹主义研究重镇的德国学界也大多持此观点,正如右翼民粹研究专家、德国明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卡林·普里斯特(Karin Priester)所言,很难对“右翼民粹主义”(Rechtspopulismus)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因为媒体和政治家过分滥用该词,甚至将其做为攻击政治对手的口号,以至于很难在学术意义上对其提供准确的价值判断和定位。^③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政治学教授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在书中将“右翼民粹主义”的定义形容如“变色龙”般难以把握。^④ 由此可见,右翼民粹主义尽管非常重要,但由于其“用途广泛”且多变,因而难以明确界定。

民粹主义的复杂性在于它是一种“外围意识形态”,这在德国也表现出相似的形态。1998 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和国际问题教授迈克尔·弗里登(Michael Freedon)提出意识形态有两种:“核心意识形态”和“外围意识形态”。“核心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外围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环保运动、女权主义等。借助上述概念,德国明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卡林·普里斯特(Karin Priester)将“民粹主义”归为“外围意识形态”。外围意识形态的特点是:只寻求一个具体的目标,在不同的政治领域经常会依托更加复杂的概念和意识形态来达到其目标。因此,在不同的政治领域,民粹主义经常呈现不同面

① 参见德国各研究机构对各政党支持率民调情况, <http://www.wahlrecht.de/umfragen/>。

② Matt Steinglass, “What Is Populism?”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9, 2016,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economist-explains/2016/12/economist-explains-18>, 2017-03-24.

③ 卡林·普里斯特:《民粹主义成为反抗运动》,德国社会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9—36 页(Karin Priester, *Populismus als Protestbewegung*,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8, S. 19—36)。

④ [英]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民粹主义》,袁明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 页。

貌,所以很难掌握其特性。

大体而言,德国学界对于右翼民粹主义的解释可分为两类:一类视右翼民粹主义为一种“政党类型”,另一类则视其为一种“政治形式”或者“政治风格”,且两种观点都自认为理由充分而相持不下。前者以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弗兰克·德克尔(Frank Decker)为代表,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政党政治,因此,他对右翼民粹政党研究在德国具有一定影响力。德克尔教授认为,右翼民粹主义是战后欧洲国家出现的“新型政党”,其产生根源是现代化危机带来的后遗症,强调“与普通人民的联系”及“对建制派的批评”为主,因此,批评对象主要有大企业、政党、政府部门,以及其他权力集团等。^①德国柏林行政管理和司法应用技术大学政治学教授汉斯-格尔德·雅舍克(Hans-Gerd Jaschke)也持此观点,并指出这类政党以反精英、反建制和同时动员各阶级为特点。^②它们同右翼极端组织的区别在于其程度更温和,无论是在民族主义还是在反民主方面。换言之,德国的右翼民粹政党相对保持低调,并尽可能远离“纳粹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由此使德国右翼民粹政党享有更多的灵活性和空间。^③右翼民粹主义为体现自己和“右翼极端主义”(rechtsextremismus)的区别,强调自己对宪法的忠诚,尽管他们对宪法中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尊重人类尊严、平等、保护弱势群体、禁止歧视等)并不认可。^④

(一) 作为一种“政党风格”的民粹主义

德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主要表现就在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这使得德国的民粹主义出现了一种影响非常大的“政党风格”类型的民粹主义。综合德国右翼政党和学者的观点,可以对右翼民粹主义的理论内容和相关特征简要概括如下。

^① 弗兰克·德克尔:《民粹主义,民主制度的危险还是良性反应?》,德国社会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13页(Frank Decker, *Populismus, Gefahr für die Demokratie oder nützliches Korrektiv?*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6, S. 9—13)。

^② 汉斯-格尔德·雅舍克:《右翼极端主义和仇外心理》,西德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7页(Hans-Gerd Jaschke, *Rechtsextremismus und Fremdenfeindlichkeit*,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4, S. 23—87)。

^③ 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Heinrich-Böll-Stiftung)下属政治数据库市政百科(KommunalWiki)刊登的词条,参见<http://kommunalwiki.boell.de/index.php/Rechtspopulismus>, 2017-03-15。

^④ 参见德国联邦公民教育中心(bpb)相关内容,<http://www.bpb.de/politik/extremismus/rechtsextremismus/173908/glossar?p=51>, 2017-02-26。

第一,反对主流精英,自我标榜为人民的代表。右翼民粹主义反对主流精英主义及政治道德化。在右翼民粹者眼中,主流精英常常被描绘成:“博学”的理论家、傲慢的官僚、冷血的技术专家、毫无同情心的中央集权者、拜金主义者,以及华而不实只追求前卫的思想家。他们腐败、两面派、傲慢、自私、胆小和冷血,他们从来不相信人民,因为他们坚信人民是愚蠢而又迟钝的,智慧只能属于专家和精英。德国内政部下属的联邦公民教育中心就指出右翼民粹主义常常将自己塑造成反对“建制派”或“上层精英”的“小人物”或者“纯朴的人民”,将自己标榜成最道德、最高尚的人,从而占据道德制高点。在他们看来政府部门、大公司、政党或者院外游说集团皆是人民敌人。^①

右翼民粹主义者宣称,自己是“真正人民的唯一代表”;^②宣称自己是纯粹的、道德的,而所有竞争对手都是腐败的或者是在其他方面不道德,因此,不可能代表人民的真实利益。甚至不支持他们的人民,也不是“真正的人民”。除宣称对人民拥有唯一代表性外,右翼民粹主义还特别喜好“人民”这一集合概念,尤其是拉拢那些“纯朴的人”和“街头上的小人物”。因为“人民”最大的好处是它并没有具体指某个群体,因此,有很大的包容性,任何群体、阶层都能够涵涉在内。此外,民粹主义者常常美化自己是诚实的、认真工作的、有道德的人。^③

第二,强烈的反叛色彩,在各个领域提出反对派的主张。右翼民粹主义强调一种更具体、真实的生活经历,尤其是不能被“现代怀疑主义”所感染,也只有这样,才能“没有误差的”、“健康”地接触到真理和事实。换言之,右翼民粹者将自己的观点标榜成是“真正的”“健康的”的常识,以此号召大家参与进来反对现状。这种对现状的反对包括了反精英、反政治、反建制等一系列主张。

右翼民粹主义有着明确的反建制色彩。右翼民粹者认为现有体制完全被精英操纵在手中,因而表现出对由现有代议制所选出机构的不满,认为这些被

^① 参见 <http://www.bpb.de/politik/extremismus/rechtsextremismus/173908/glossar?p=51>, 2017-02-26。

^② 蒂莫·洛克基:《右翼民粹者削弱了什么?》,〔德〕《时代报》2016年11月18日(Timo Lochocki, „Was Rechtspopulisten schwächt,“ *Die Zeit*, 2016-11-18), 参见 <http://www.zeit.de/politik/2016-11/rechtspopulisten-parteien-wahlsieg-europa-lehren/komplettansicht>, 2017-03-05。

^③ 蒂姆·施皮尔:《人们如何理解民粹主义》,(Tim Spier, „Was versteht man unter ‚Populismus‘?“ *bpb*, 2014-09-25), 参见 <http://www.bpb.de/politik/extremismus/rechtsextremismus/192118/was-versteht-man-unter-populismus>, 2017-03-23。

操纵的机构对民众的真实意愿进行了“过滤”、加工。他们强烈要求取消这些夹在人民和最高权力之间的中间机构。尽管右翼民粹者抨击现有体制,甚至呼吁更多直接民主,但事实上其真实目的是为了获得权力。

右翼民粹主义甚至表现出反政治的倾向。右翼民粹者认为所谓的“政治”其实就是肮脏的交易,他们自己标榜为反政治的喉舌,以及“真正的常识”的评定者。他们动员的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地位低下的民众,如“街头之人”(Mann von der Straße)和“纯朴的家庭主妇”(einfache Hausfrauen)。他们宣称自己不是所谓的“政治家”,只是想说出大众真正的想法。

第三,以身份认同为核心。右翼民粹者通过贬低其他群体来增加自己阵营的身份认同感。^① 对此,德国锡根大学(Universität Siegen)政治学教授蒂姆·施皮尔(Tim Spier)进一步指出这种身份认同的具体操作:(1)纵向上将“身份”划分为上层和下层。右翼民粹者提出:我们(下层者)去反对上层者(主要指那些腐败、自私、傲慢的政治、经济或文化的精英),也就是德语中的“Wir” gegen “die da oben”;(2)横向上将“身份”划为“我们(自己人)”和“他们”,常常在反移民时出现的身份认同。^② 同时,表现出对移民涌入后造成的“过度多元化”的担忧并强烈要求同化移民。^③

正是这种身份认同的观点,使得右翼民粹者经常宣称自己是唯一保护民族和国家价值的政党。尤其当保守派选民认为现有政党已不再能保护传统的基本价值观时,他们就转而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④

第四,右翼民粹主义常常表现出比较激进的一面。他们敢于打破语言上的禁忌,公然提出极具煽动性的、感性的口号。这不仅使得他们的文章和主张迅即为更多地人所了解,且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从而发展迅速。无论是美国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或者英国独立党(UKIP)的“收回对边界的控制”

^① 卡林·普里斯特:《民粹主义特征》,《政治和当代史》2012年第5—6期,第3—9页(Karin Priester, „Wesensmerkmale des Populismus“,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APuZ)*, Vol.5—6, 2012, S. 3—9)。

^② 蒂姆·施皮尔:《人们如何理解民粹主义》,(Tim Spier, „Was versteht man unter ‚Populismus‘?“ *bpb*, 2014-09-25), 参见 <http://www.bpb.de/politik/extremismus/rechtsextremismus/192118/was-versteht-man-unter-populismus,2017-03-23>。

^③ 同上。

^④ 蒂莫·洛克基:《右翼民粹者削弱了什么?》,〔德〕《时代报》2016年11月18日(Timo Lochocki, „Was Rechtspopulisten schwächt“, *Die Zeit*, 2016-11-18), 参见 <http://www.zeit.de/politik/2016-11/rechtspopulisten-parteien-wahlsieg-europa-lehren/komplettansicht,2017-03-05>。

等皆是一种情绪性的宣泄,但却给选民留下很深的印象。^①有德国学者指出,德国右翼民粹主义的核心是煽动性言论,并不断鼓吹种族偏见,主要是针对土耳其人和穆斯林。右翼民粹者将社会弊病和犯罪归咎于其他种族和文化。^②为了实现其激进主张,右翼民粹主义往往会体现出比较强势的要求。右翼民粹者经常要求“强硬制裁犯罪分子、吸毒者、无家可归者”,同时对移民采取强硬的同化策略。^③

(二) 作为一种“政治风格”的民粹主义

另一种解释视右翼民粹主义为政治风格,这类观点认为其重点是充分利用社会各阶层的偏见。德国联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和政治学教授阿尔明·普法尔-特劳贝尔(Armin Pfahl-Traugber)持此主张,在他看来,右翼民粹主义的重点不是强调政治参与者应该如何遵守现代民主制和开明社会的规范和规则,而是关注政治家或政党如何能够和“公众”保持联系,尤其是与目标群体的联系。其重点在于引导公众对所有现实事件加上标签并划入确切范围,比如,将所有实际发生的事件全部都用精英和大众两分法来归类,然后以“所谓的大众”的名义来对抗、反对现有政府。^④这种政治风格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强调身份政治和民主政治主题。从横向上看,他们反对“陌生人”即排斥其他种族,尤反穆斯林。他们认为,外国人导致犯罪率上升,甚至有时将外国人称为“犯罪的外国人”。在身份上,右翼民粹者建立了一个所谓的“自己人群”,专门反对其他种族和外国人。德国联邦公民教育中心也同样指出,德国右翼民粹主义在种族或文化偏见下,常常将社会弊病和犯罪归咎于外来移民和文化。^⑤从纵向上看,反对“上层精英”,将自己和支持者的身份定位为“下

^① 蒂莫·洛克基:《右翼民粹者削弱了什么?》,〔德〕《时代报》2016年11月18日(Timo Lochocki, „Was Rechtspopulisten schwächt,“ *Die Zeit*, 2016-11-18), 参见 <http://www.zeit.de/politik/2016-11/rechtspopulisten-parteien-wahlsieg-europa-lehren/komplettansicht>, 2017-03-05。

^② 参见 <http://www.bpb.de/politik/extremismus/rechtsextremismus/173908/glossar?p=51>, 2017-02-26。

^③ 同上。

^④ 阿尔明·普法尔-特劳贝尔:《右翼极端主义,右翼激进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Armin Pfahl-Traugber, „Rechtsextremismus, Rechtsradikalismus, Rechtspopulismus,“ *hpd*, 2016-02-15), 参见 <https://hpd.de/artikel/rechtsextremismus-rechtsradikalismus-rechtspopulismus-12738>, 2017-03-16。

^⑤ <http://www.bpb.de/politik/extremismus/rechtsextremismus/173908/glossar?p=51>, 2017-02-26。

层人民”，以此表明自己处于上层的对立面。右翼民粹者认为人民的意愿已被精英操纵和修改，因此要求更多直接民主，如“全民公决”。德国联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和政治学教授阿尔明·普法尔-特劳贝尔(Armin Pfahl-Traughber)指出，右翼民粹主义通常会宣称一种“我们”和“他们”的对立，强调和呼吁、煽动大家去排斥后者。这个“他们”也可以指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① 政治学者德克萨斯 A&M 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梅拉妮·贝克尔(Melanie Becker)和杜塞尔多夫大学(即杜塞尔多夫海因里希·海涅大学, Heinrich-Heine-Universität Düsseldorf)社会学和政治学教授梅拉妮·雷迪希(Melanie Reddig)指出，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共同的核心特征是在身份政治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受到威胁的群体。^②

第二，宣扬集体认同正在不断缺失，主要体现在：1. 对多元社会的批评。右翼民粹者认为，“集体身份认同和特殊群体的身份认同”是无法并存的，因为两者必然存在冲突，尤其在文化、教育和就业等方面，因此，移民应该主动调整自己以适应该地文化。2. 右翼民粹主义把现代化带来的问题(如全球化副作用、失业率提高、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等)统统归咎为移民和政治精英们的决策失误。他们认为，有效解决办法就是“停止继续接受移民”，并要求移民、少数民族调整自己以“适应主流社会”。3. 宣扬“文化冲突”，以此来获取社会中产阶级的支持。自亨廷顿提出文化冲突以来，人们越来越关注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尤其是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如根据德国著名调查机构“阿伦斯巴赫民意研究所”(Allensbach Instituts)在 2006 年做的一项问卷调查，56% 的德国人认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存在严重的对立冲突。

第三，寻求建立一个民族和文化高度同质化的共同体。不过，有的右翼民粹政党是想要建立地区性共同体，有的是想要建立全国性共同体。与所有政党一样，右翼民粹政党也宣称自己是“大众”的代表者，但不同的是，右翼民粹政党对大众有自己的定义。换言之，这些政党只把自己的支持者定义为大众，

^① 阿尔明·普法尔-特劳贝尔：《右翼极端主义、右翼激进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Armin Pfahl-Traughber, „Rechtsextremismus, Rechtsradikalismus, Rechtspopulismus“, *hpd*, 2016-02-15), 参见 <https://hpd.de/artikel/rechtsextremismus-rechtsradikalismus-rechtspopulismus-12738>, 2017-03-16。

^② 梅拉妮·贝克尔、梅拉妮·雷迪希：《惩戒和右翼民粹主义》，《犯罪学》2004 年第 8 期，第 174 页 (Melanie Becker, Melanie Reddig, „Punitivität und Rechtspopulismus“, *Kriminologische Journal*, Vol.36, No.8, 2004, S. 174)。

他们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为“真正人民”的唯一代表,^①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接近群众”。

上述两种观点皆有其道理,但毕竟都只是从一个方面来看右翼民粹主义,未能看到右翼民粹主义往往也兼具二者的特性。从现实出发,政党是右翼民粹主义至关重要的媒介与平台,甚至说是独一无二也不为过。同时,做为一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其政治风格不仅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清晰可见的。所以,德语文献中也越来越多倾向于用形容词“右翼民粹的”(rechtspopulistisch)来代替“右翼民粹主义”(rechtspopulismus),通过用“右翼民粹的”(rechtspopulistisch)来形容此类型的政党及其政治风格,从而将上述两种解释统一、糅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右翼民粹主义只是一种右翼政党相对务实的“政治风格”或“政治策略”,而不是某种意识形态。

三、当代德国右翼民粹主义的产生根源

如前所述,战后德国右翼民粹主义一直存在,且时有上升之势,而它产生的根源则无疑同战后德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国际环境等因素息息相关。

1. 战后德国主流政党所采行“去意识形态化”的中间路线。战后德国主流政党的中间路线使政党之间、政治精英之间不再有明显区别。对此,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弗兰克·德克尔(Frank Decker)从政党民主角度进行解读。他认为,20世纪60、70年代,伴随着德国经济奇迹,物质极大丰富,德国政党开始对自己的主张和执政能力信心大增、野心膨胀,希望获得更多选票。于是,德国渐渐形成倾向代表所有社会阶层民意原则的“规模较大的人民政党”。其快速发开展开了政党的“去意识形态化”,争相开始模糊其政党主张,以期获得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20世纪70年代遭遇经济危机后,德国政党又开始在经济方面调整其主张和政策,由之前对凯恩斯主义坚信不疑到最后变得不断模糊,主要以强调平衡为主。简言之,“去意识形态化”及经济政策上调整均模糊了政党之间在“基本纲领”上的差别,使其主张变得越来越中立、复杂和不

^① 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Heinrich-Böll-Stiftung)下属政治数据库市政百科(KommunalWiki)刊登的词条,<http://kommunalwiki.boell.de/index.php/Rechtspopulismus>,2017-03-15。

透明。^①这就使德国选民经常处于选无可选,选不选都差不多的尴尬境地,于是,部分选民会在无奈之下倾向选择右翼民粹政党作为替代,而且右翼民粹正好满足选民“对纲领的清晰透明的需求”。所以说,虽然规模较大的政党对稳定德国战后的政治格局有重要贡献,但随之而来的严重挑战是:其政治代表性的不断下降,尤其是德国战后经济繁荣发展过程中的受益者和非受益者之间的差距不断增大,却又不能及时为主流政党所关注和妥善解决。最终导致那些失意、底层的人民认为,主流政党已经抛弃了他们,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体现在选举方面主要有两点:一是不断下降的选举参与程度,愈来愈多的选民干脆谁也不选,这就导致规模较大的政党得票率持续下滑;二是大量选票流失,变成“左、右翼民粹政党”的票源。因为毕竟从那里可以听到不同的口号和政策,甚至是听到自己的声音。

德国选择党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这仅从他们选定的政党名称上即可见一斑,他们就是为自由选民提供选择的政党。^②该党的发言人贝恩德·卢克(Bernd Lucke)就干脆将选择党称为“新型政党”,既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③

2. 随着欧盟一体化进展,德国民众觉得自己的政治权力被稀释。德国民众普遍觉得国家的政治权力不仅让渡转移给欧盟等超国家体,同时又让渡给未经选举产生的专业官员,如技术官僚和法官。甚至德国民众愈发觉得他们的领导人和政治精英对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超国家体要比对民众更有责任心。因此,选民开始质疑和抱怨。^④这可以从德国选择党2013年的党纲

^① 弗兰克·德克尔:《右翼民粹主义和民主政党竞争的转变》,《政治和当代史》2012年第5-6期,第10-15页(Frank Decker, „Populismus und der Gestaltwandel des demokratischen Parteienwettbewerbs“,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APuZ)*, Vol.5-6, 2012, S. 10-15)。

^② 弗洛里安·哈姆斯:《“另类选择2013”的成立:基民盟失去了自由选民阵营的政治家》,〔德〕《明镜周刊》2012年10月4日(Florian Harms, „Gründung der ‚Wahlalternative 2013‘: CDU verliert Politiker an Freie Wähler“, *Spiegel Online*, 2012-10-04), 参见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parteiprofil-cdu-verliert-politiker-an-freie-waehler-a-859380.html>, 2017-03-05。

^③ 比约恩·马茨:《德国选择党侵犯民主原则》,德国《时代报》2013年4月14日(Björn Maatz, „AfD gegen ‚Verletzung demokratischer Grundsätze‘“, *Die Zeit*, 2013-04-14), 参见 <http://www.zeit.de/politik/deutschland/2013-04/parteitag-alternative-deutschland>, 2017-03-5;阿克塞尔·石琳娜:《德国选择党主席将赢得NPD选民》,德国《商报》2013年5月25日(Axel Schrinner, *Handelsblatt*, AfD-Chef will NPD-Wähler gewinnen, *Handelsblatt*, 2013-05-25), 参见 <http://www.handelsblatt.com/politik/deutschland/wahlkampf-afd-chef-will-mpd-waehler-gewinnen/8209858.html>, 2017-03-05。

^④ Cas Mudde, „Europe’s Populist Surge—A Long Time in the Making“, *Foreign Affairs*, Vol.95, 2016, pp. 11-12。

中可见一斑,该党纲中明确提出,要求欧盟的权力向各成员国回转并要求更多的直接民主。

3. 困扰欧洲的两大危机“欧元危机”和“难民危机”。某种程度而言,德国选择党的成功崛起是离不开这两大危机的,尤其是后者,德国《图片报》(*Bild*)直言不讳地指出,选择党的意外崛起是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惩罚。^①同时,在难民危机持续发酵过程中,德国选择党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风格也尽显无遗。不仅强调身份政治,而且大肆宣扬集体认同感的持续丧失。不仅从横向上反对“陌生人”,尤其是反穆斯林难民为主,^②而且从纵向反对“主流精英”,认为人民的意愿已被默克尔代表的政客们操纵篡改,因而呼吁直接民主。正是基于此,德国选择党才迅速将竞选党纲从“欧洲怀疑论”和“欧元危机”,全面转向对身份政治及集体认同感的关注,严厉抨击德国的“移民政策”,从而大获成功。德国选择党副主席亚历山大·高兰(Alexander Gauland)认为,“我们对难民问题的立场非常清晰,我们不想接受任何难民”。^③之后的“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更是突出体现出右翼民粹主义共同的核心政治特征,即在身份政治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受到威胁的群体。^④

4. 战后右翼格局的改变。许多前右翼政党成员(如前共和党、希尔党和自由党等党员)纷纷加入德国选择党。此外“自由民主党”(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 FDP)的党内分裂对选择党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该党是德国政治上历史比较悠久的政党之一,且多次在联邦层面与基民盟联合组阁执政的政党。德国选择党很多高层都是来自于该党。在2011年,“自由民主党”党员表决投票,尽管最终结果是以微弱优势确定自由民主党继续支持“救助欧元政策”,但这导致党内的大分裂,许多党员退党转而加入选择党,这就使选择党在处理党务及宣传方面完全有别于其他右翼民粹政党,而且随着愈来愈多的不同党员的加入,德国选择党发展神速,彻底扭转了战后70年德国右翼一直呈碎片化

① 陈丹:《地方议会选举默克尔“失守”两州,右翼政党异军突起》,新华网2016年3月15日,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3/15/c_128799685.htm,2017-03-10。

② <http://www.bpb.de/politik/extremismus/rechtsextremismus/173908/glossar?p=51>,2017-02-26。

③ Ibid.

④ 弗兰克·德克尔:《德国选择党,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和政党政治中心的转变》,《政治和当代史》2015年第40期,第27—32页(Frank Decker, „AfD, Pegida und die Verschiebung der Parteipolitischen Mitte“,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APuZ)*, Vol.40,2015, S. 27-32)。

发展的格局。于是,德国选择党也逐渐从“以欧元为主题”转变成了“一个宽泛的右翼民粹平台”。^①同时,也体现出右翼民粹主义积极寻求建立一个民族和文化高度同质化的共同体的政治风格或政治策略。

由以上最后两个原因,可从另一个角度再次印证前述关于德国右翼民粹主义内涵的主张,即将德国右翼民粹主义视为是“政党类型”同“政治风格”的混合体。换言之,就是德国右翼民粹主义只是一种右翼政党相对务实的“政治风格”或“政治策略”罢了。

四、对德国右翼民粹主义发展前景的展望

那么,已席卷整个欧洲的右翼民粹会否让德国重蹈纳粹的覆辙吗?要知道,20世纪肆虐整个世界的法西斯主义也是由一开始处于边缘的极端主义者最后成为欧洲权力中心。^②尤其是德国有过历史教训,纳粹利用魏玛民主制度的漏洞通过选举上台,然后,又反过来摧毁民主制度。但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今日德国已大不同于魏玛共和时期,无论是从国际环境来看,抑或从国内的民主、法治、联邦制度的构建并基本运行良好来看,纳粹主义卷土重来的可能都微乎其微。

从历史背景来看也大为不同,虽然此次欧债危机深受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并不同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情形。尤其是爆发于1929年10月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使本就举步维艰的德国经济雪上加霜,几乎使德国中产家庭倾家荡产,失业率直线上升,以至于德意志社会陷入普遍穷困化和丧失安全感的全面危机中。正是在这种社会心理状态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加入各类“命运共同体”的倾向日趋强烈。传统手工业中的失业者最初选择的往往是右翼保守政党领导的“钢盔团”,职员中的失业者、被斥退的小官员、农业工人中的失业者和其他中间等级破产者加入的往往是纳粹党领导

^① 弗兰克·德克尔:《德国选择党,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和政党政治中心的转变》,《政治和当代史》2015年第40期,第27—32页(Frank Decker, „AfD, Pegida und die Verschiebung der Parteipolitischen Mitte,“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APuZ), Vol.40, 2015, S. 27-32)。

^② Sheri Berman, “Populism Is Not Fascism,” *Foreign Affairs*, Vol.95, 2016, pp. 11-12.

的“冲锋队”。^①于是,那些自称有“解决之道”的新政治家出现了,迅速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他们就是之前一直处于边缘的法西斯主义者。而当时欧洲国家的政府及民主精英在处理上述经济危机、经济萧条时又举措不当,从而导致人民对于所谓的“民主制度和精英”失去信心,这才是最终使法西斯主义者掌权的真正原因所在。^②

与此恰成对比的是,目前德国的经济发展则可谓一枝独秀,就业形势喜人。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初步数据显示,2016年,德国就业人数按年增加42.5万人或1%,总数约4340万人,为东西德统一以来最高,全年失业率由4.3%降至4%。^③所以,在这种经济形势下,民众大多只是担忧欧元政策及难民政策所带来的危机,而还未达到生死攸关的程度。加之德国战后已经建立起整个世界最发达完备的失业保险及社会福利制度,所有这一切都不同于之前的魏玛共和时期愈演愈烈的经济、社会危机。因此,只要德国政府举措得当,逐渐化解危机,右翼民粹的根基也将自然松动。

右翼民粹主义既不等于极端排外、极端排斥民主、自由的法西斯主义,而且德国也不太可能再重蹈纳粹的覆辙。然而,这并不是说右翼民粹就发展不成法西斯主义,毕竟前者是后者的温床沃土。如果右翼民粹组织继续煽动恐惧,而主流政治家和政党不仅对极端主义继续“保持沉默”,且依然不能更好地解决社会和经济危机,不能更好地“接近所有公民”,那么,天平最终将会向法西斯倾斜。因为法西斯的出现正是“民主制度遇到危机(而又处置不当)所产生的结果”。^④就德国而言,右翼民粹主义正是伴随政治经济危机应运而生、如影随形的,一旦危机得以化解,德国右翼民粹主义必然将重归于沉寂或重被排挤到政治边缘地带。例如,德国选择党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欧洲难民危机的发酵,也是德国选民对默克尔的严厉批评和最强烈的抗议。^⑤所以,只要德国主流政治家处置得当,右翼民粹主义发展必将式微。具体而言,德国政治

① 丛金龙:《纳粹是如何复兴德国经济的》,《凤凰网》2012年8月28日,参见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jieshi/special/nacuijingji/detail_2012_08/28/17159319_0.shtml,2017-03-15。

② Sheri Berman,“Populism Is Not Fascism,”*Foreign Affairs*, Vol.95,2016,pp.11-12。

③ 冯雪珺:《德国2016年就业人数创新高》,《人民日报》2017年1月4日,第22版。参见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7-01/04/nw.D110000renmrb_20170104_7-22.htm,2017-02-10。

④ Sheri Berman,“Populism Is Not Fascism,”*Foreign Affairs*, Vol.95,2016,pp.11-12。

⑤ 陈丹:《地方议会选举默克尔“失守”两州,右翼政党异军突起》,新华网2016年3月15日,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3/15/c_128799685.htm,2017-3-10。

家们能否妥善解决欧元危机及眼下的难民危机,尤其是能否更好地消除德国民众的恐慌和不安情绪。如果能,那么,德国选择党自然而然就会消弭于无形。诚如德国马歇尔基金政治专家蒂莫·洛克基(Timo Lochocki)指出,选择党存在基础是相对脆弱的,“目前选择党只是依靠人们讨厌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来吸引支持者,如果下个月报纸开始报道默克尔的政策行之有效的話,他们的选战主题很快就会变得毫无意义”。^①

此外,随着许多前右翼党员加入德国选择党,也会带来他们的主张,因此,德国选择党内部出现多种争论将不可避免。根据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弗兰克·德克尔(Frank Decker)的观察,目前,德国选择党的创始者们已经发现自己对政党的控制力在不断减弱,并且还要面临党内选举的压力,因此,党内分裂的苗头已然出现。^② 所有这些都极大地减弱德国选择党作为一个全国性大党而参与联邦执政的危险。因此,德国主流政治家如能充分利用德国选择党的内乱而分化之,即可使德国右翼民粹政党重新回归碎片化发展,就如同之前德国国家民主党的情形一样。

综上所述,当代德国右翼民粹主义不同于法西斯主义,也不大可能会重蹈纳粹覆辙,但必须高度警惕它的蜕变。尤其是德国主流政党及其政治家一定要认真、深入地反省其执行政策中的失当之处,理性且有建设性的切实化解欧元危机及难民危机,重新赢得民心。反之,则必将引起德国乃至欧洲政治的剧烈动荡与不安。

^① 陈丹:《地方议会选举默克尔“失守”两州,右翼政党异军突起》,新华网 2016 年 3 月 15 日,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3/15/c_128799685.htm,2017-3-10。

^② 弗兰克·德克尔:《德国选择党,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和政党政治中心的转变》,《政治和当代史》2015 年第 40 期,第 27—32 页(Frank Decker, „AfD, Pegida und die Verschiebung der Parteipolitischen Mitte,“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APuZ)*, Vol.40, 2015, S. 27-32)。